

第六卷

长篇小说

中短篇小说

龐
瑞
根
文
集

龐 瑞 根 文 集

第 六 卷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庞瑞垠文集. 第6卷, 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/庞瑞垠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6. 10

ISBN 7-5399-2423-3

I. 庞... II. 庞... III. ①庞瑞垠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③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④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0349 号

书 名 庞瑞垠文集 / 第6卷

著 者 庞瑞垠

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

责任校对 杨 梅 行 楷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mm 1/32

字 数 610 千

印 张 25.875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423-3/I·2296

定 价 400.00 元 (共 8 卷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六卷目次

浮世烟雨

.....

1

中短篇小说

.....

445

浮 世 烟 雨

引子

这座城市的夏天是真正的苦夏，如火的热浪悬浮于天地之间，仿佛是竹笼里的蒸气，大街上的行人一个个都汗流浹背。此刻，偏西的太阳仍辣豁豁地倾泻着它的光焰，孟斐独处斗室，正在写作一部反映人与自然原始生存状态的诗体小说，室外知了声嘶力竭的鸣叫和劣质窗式空调瓮声瓮气的咏叹，令他五心烦躁。他索性将空调关掉，少顷，便窒息得透不过气来，他从隔壁房间拿来一台电扇，调到低速，风悠悠地吹着，他才慢慢感到有些惬意，原本模糊的思路又变得清晰起来，稿笺上的字一行行像潺潺的小溪在奔流，可这种感觉持续了才半个钟头，就突然停电了！近来，这一带经常停电，有关当局的承诺等于空头支票。他无奈地搁下笔，仰靠在藤椅上，捡起芭蕉扇扇了起来，竟有了朦胧的睡意。

突然，电话铃响，一听是田蒙打来的。田蒙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，曾做过中学教员、物资局干部，又在省委党史办工作了好些年，如今是一家证券公司经理。多年来，孟斐跟他疏远得很，怎么也没想到田蒙会来电话。不等孟斐问什么，田蒙便说，今年正值大学毕业三十周年，在省城的同学今晚有个聚会，让他务必出席。时间也真快，转瞬间三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同窗能有机会聚一聚，实在是件难得的事。孟斐问都有哪些人参加，田蒙说有方愚生、关富贵、卜太平、郑清泰、王翔等，报了一串名字。

孟斐愣了愣又问，裘慧到不到？裘慧是田蒙的妻子，也是同班同学，而且跟田蒙结婚前，曾跟孟斐恋爱过，三人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，至今还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。孟斐的发问使田蒙有点尴尬，却不能回避，他犹豫了一下应道，裘慧就不参加了，得在家照应乡下来的亲戚。孟斐想这显然是借口，遂说裘慧不去我也不去了。

田蒙听了声音立马变调，说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你孟斐怎么还是旧情难忘，想让她向你忏悔，叫她当众下不了台？

不，不，孟斐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说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，不是说历经劫波兄弟在，相见一笑泯恩仇嘛，大家既是同班同学，又是三十年后的难得相聚，于情于理都是应当参加的。

田蒙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辩驳，想了想说，好吧，我回去跟她说说，但她究竟能不能去，得由她自己决定。

孟斐说，只要你把话带到，裘慧真的不去自然不能怪你。

行，田蒙说，就依你，晚上七点“梦都”酒家见。

挂断电话，田蒙有些后悔，他真弄不懂，自己是不是鬼迷心窍，为何不可以让郑清泰或随便哪一个通知孟斐，偏要自己出马呢？可是，事关一项重要的策划，别人不来，缺一个两个无所谓，孟斐是必须约请到的，既然是他田蒙做东，为慎重起见，也为显示诚意，他才亲自拨通了孟斐的电话，未料到这家伙节外生枝给他出了一道难题。本来，这次聚会他想瞒住裘慧，反正他天天在外面都有饭局，裘慧偶尔也作陪，但绝大多数情况是他独来独往，裘慧也习惯了，从不过问。可今晚的事还真有些麻烦了，倘若不跟裘慧说，万一孟斐让别人把事情传到裘慧那里，岂不是要惹麻烦，裘慧能善罢甘休？但这些年来，孟斐这个名字总像导火索，一触即燃，家中总要引发一场龃龉。他并不惧内，只求安宁。他已五十二岁，升迁也只两三年之内的事，过了时间杠杠，

那就没指望了。他不想让家庭矛盾来干扰自己，一心想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出点名堂来，起码弄个局长当当，过它一把瘾。

他思来想去，遂让郑清泰给裘慧打电话。郑清泰是个没有心机的人。裘慧听说聚会一事自然高兴，人一上年纪就爱怀旧，何况老同学见面，话题可多啦！她问有哪些人能到。郑清泰说了一串名字，自然少不了孟斐。这几乎在裘慧意料之中，但听郑清泰一说，她的心仍不免咯噔了一下。郑清泰叮嘱她务必要去，她未置可否，却问道，要做哪些准备，是不是大家摊份子？郑清泰在电话里呵呵笑道，不就一桌酒席嘛，你家老田包了……忽然，郑清泰发现自己失言了，赶忙补充道，卜太平也拍了胸脯哩，他是烟草专卖局的，肥得流油，让他掏。总之，这事你就甭管了，我等提前到场，恭候大驾光临。

我算什么大驾？裘慧苦涩地笑道，软耷耷地放下话筒，只觉得鼻子发酸，一滴清泪弹了下来。这种事恐非心血来潮，没准已筹划了一些日子，田蒙在她面前居然滴水不漏，难道就因为里面有孟斐吗？田蒙啊田蒙，你也太狭隘太偏执了，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居然至今仍在瞒和骗……裘慧越想越气，她真想和他吵一架，可是不行，她曾多少次想约孟斐见个面，就一些误会作出解释，她愿忏悔甚至赔罪，可她始终没有勇气，而且时间拖得越久，这勇气几乎快消失殆尽，孟斐也似乎把她忘了。是的，为儿子田贝和孟斐的女儿孟露之间纠缠不清的感情疙瘩，她曾跟孟斐会过面，但几乎吵起来。莫非孟斐跟她，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，而且要殃及后代？好了，今天是个机会，她终于可以很自然地跟孟斐见上一面了，即使不可能说什么，几年了，能见上一面，她也满足了。她想以一种平静的心情去参加聚会，不愿让任何事破坏自己的情绪。这样一想，她决定压下心中的火气，平静地面对即将归来的丈夫。

她本来指望田蒙能主动地说起这件事，可田蒙到家之后，慢

条斯理地放下皮包，脱下外套，接过小阿姨沏的茶，坐在沙发上，燃着一支烟，悠悠地抽着，半天都不开口。这让裘慧有些上火，但她仍克制地笑道，怎么今天没有饭局？

田蒙斜了她一眼，说，哦，有，晚上有个聚会。他蹙着眉头，装着疑惑的样子问：怎么，清泰没通知你？

通知了！裘慧说，老田，你我是夫妻，这事你一直在筹划，干吗要瞒我呢？说着，裘慧的声音颤抖起来，我看，你干脆改行去安全局干得了，你这种保密功夫肯定会有人赏识。

田蒙并不着恼，诡谲地一笑，说，几个筹划的人是有分工的，下通知是清泰的事……

裘慧见他强词夺理，遂说，你跟我说一声，又不违反党纪国法，难道不可以吗？

田蒙叹了口气说，不就中间夹着个姓孟的嘛！

裘慧再也控制不住激愤了，他招谁惹谁啦？该嫉恨别人的是他，而不是你，没想到你越活越没人味了……

“叭”的一声，田蒙拍着茶几站了起来，吼道：谁没人味儿，我知道你朝思暮想要见他，难道你这才叫有人味儿？

对，我就是想见他！

田蒙冷笑了一声说，那今晚我们一道去不就得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你即使跟他单独相处，我也不会怀疑什么，说定了，下班后，我用小车来接你。

裘慧回道，你去你的，我有腿，知道怎么走。话刚说到这里，田贝戴着副墨镜，拎着只购物袋回来了，见老两口冷着脸孔沉默相对，说，你们又怎么啦？

田蒙扫了儿子一眼说，别拿这种腔调跟父母讲话，不关你的事。

这时，小阿姨已将饭菜端到桌上。田蒙坐了过去，裘慧依旧站在窗前未动。田贝走过去声音软软地对裘慧说，妈，爸如今是

财大气粗，您可不要惹他，爱惜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吃饭吧！

裘慧听了心里暖暖的，马上回到餐桌旁。一家三口没滋没味地吃完了一顿饭。

田蒙将碗一推，冲儿子说，我知道你总向着你妈，也不想，不靠老爸，工商银行的边你也沾不上，更别说当上副科长了！别在我面前总说些酸不拉几的话，我就讨厌这个，懂吗？教训完儿子他就进了卧室。

午觉起来，田蒙没去证券公司，而是去了一趟市政府，见了副市长朱晓阳。朱晓阳和田蒙读的是同一所大学，只是毕业相差三届，在校时，田蒙根本就不知道有个叫朱晓阳的低年级同学，两人相识还是四年前的事情。那时，他作为一名市属县的县委书记调来省城，提拔为分管农业的副市长。田蒙是从市人事局副局长关富贵那里知道朱晓阳的经历的，遂约了郑清泰、关富贵、卜太平等专门拜访了这位年轻的副市长，之后便有了更多来往。当然，田蒙不再拉帮结伙地去见朱晓阳，而是单独接触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一般了。田蒙从海南回来，随后登上了证券公司老总的宝座，固然有别的因素，但朱晓阳也是出过力的，为此，田蒙自然没少答谢过朱晓阳，但他没有用金钱物资答谢他，而是适时地不露痕迹地替他造舆论。田蒙在新闻界有不少哥儿们，这些“老记”只要撮上一顿或塞个红包，谁敢不惟命是从？比方去年，朱晓阳抓菜篮子工程成效明显，田蒙非但让记者写了报道，在市报头版刊登出来，而且还请新华分社的一位记者就本市菜篮子工程写了篇“内参”，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，国务院一位副总理阅后还在上面作了批示。接着，中央电视台派人来作了专题，许多省、市的参观人员纷至沓来。尽管这些场合，朱晓阳总是把市委书记和市长推到最抢眼的地方，介绍情况也总把成绩归功于书记和市长的正确领导，自己始终像是替书记、市长打工的，但他的

不可或缺、无可替代却是每一个观众或读者都能够体察出来的。在连续几年农业增产增收之后，今年本市立体种植和生态农业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无论怎么说这都与朱副市长的领导有方是分不开的，而今年又恰逢人大、政府换届，据关富贵从省委组织部探得的消息，市委书记将要调任副省长，市长将接任市委书记，而市长一职按惯例则要从几位副市长中遴选，论排名和资历，朱晓阳似乎没有份，但事实上副市长中风头最健、口碑最好的却非他莫属。田蒙曾自嘲自己的嗅觉比狗还灵，这自然是指政治嗅觉，他频频拜见朱晓阳，把几个副市长像商品似的比来比去。他认为朱晓阳升迁的可能性最大，劝说朱晓阳要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家里多走动，至于省里，他和关富贵可以做工作。田蒙还告诉朱晓阳，省委老书记的老部下好几个是省委常委，别看老书记七十岁了，已离休几年，可虎老余威在，关键时刻仍然一言九鼎，而关富贵跟这位老书记有着特殊缘分，老书记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，沾亲带故几十口，都是通过关富贵一年一年从省内外调进省城的。尽管田蒙说得唾沫星子四溅，朱晓阳却只听不表态。而田蒙把这当成默认，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，先找关富贵密商。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关富贵答应一定尽力；不用说，他也有自己的打算。稍后，田蒙又找到郑清泰，让他就本市立体种植和生态农业拍个专题片。郑清泰说，省委最近有新的精神，凡涉及到地市一级四套班子领导成员的专题片，一律得向省委请示。不过，他表示可以另想办法。忙完了这两件事，田蒙才筹划起毕业三十周年聚餐的事来。三天前，他就给朱晓阳打过电话，朱晓阳说自己不属那一届，就免了吧！田蒙说，三十周年并不重要，只是个由头，重要的是北方大学在本市的校友难得一聚，你贵为市长得与民同乐哟！朱晓阳问了准确时间，查了一下日程安排，刚好那晚没别的活动，也就答应了。可是，田蒙总怕临时变卦，今天还是特意赶了来。偏偏不巧，朱晓阳在开市长碰头会。

他有些失落，离开市府办公楼，在院子里巧遇朱晓阳的司机，便和他谈了起来。司机说，今晚的事，朱副市长知道，肯定会去。朱晓阳又请司机待朱晓阳散会后再提醒他一下。司机说，不用，朱副市长是最守信用的，答应的事，是不会变更的。田蒙笑道，还是提醒一下好。说罢，才离开市府，旋又驱车来到“梦都”娱乐城。

“梦都”集餐饮、娱乐、休闲于一体，是个充满欧洲情调的场所，通往大堂的门即是座缩微的凯旋门，大堂四壁则有石膏雕塑，自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杰作的仿制品。顶壁画有《圣母升天图》，而一个个包间皆以城市冠名，什么“奥斯陆”、“都柏林”、“维也纳”、“威尼斯”、“佛罗伦萨”、“苏黎世”等等，里面都悬挂着每座城市的风景照片，看得出娱乐城当初筹划装潢时是动了一番脑筋的。它的老板是昔日省城的一位高官的千金，但如今已是半老徐娘，芳名瞿园园。尽管“梦都”地处陋巷，却因老爷子生前营造了一张上下左右四通八达的关系网，再加上这些年她在社会上滚打摸爬，也结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款爷和良莠不齐的腕儿，因而，“梦都”的生意一直很红火，几乎天天都是宾客盈门，高朋满座。田蒙就是这里的常客，这会儿，他就坐在二楼总经理室，跟瞿园园聊着。他们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，当初，瞿园园盘下“梦都”时，田蒙曾替她筹资二百万，不久，又向瞿园园透露股市内幕，让瞿园园进入大户室，以五十万之巨购进沪市“三星”股，隔日，“三星”飙升，狠赚了二十万，自此，瞿园园一直把田蒙视为莫逆之交，两人无话不谈。几天前，瞿园园听说田蒙有意举办大学同学毕业三十周年聚餐时，她即表示免费设宴，并吩咐餐饮部操办生猛海鲜，又确定宴会设在装潢最豪华的“维也纳”包间，这样的安排自然令田蒙满意。现在，聚餐在即，他知道瞿园园虽是女流却能量颇大，很想就朱晓阳升迁的事，让她找找上层的老关系活动活动。可是，他也知道

瞿园园大大咧咧，过于活络，结交的人又太复杂，故难免有所顾虑，不过，再一想，瞿园园绝不至于是以怨报德之人，豪爽中兼有侠义，跟她说说也无妨。但他不想直奔主题，故作试探地说，瞿总，告诉你今晚还有一位重要客人要到。

哦，女老板应道，谁呀？

朱副市长，田蒙说。

好啊，稀客！女老板不无惊喜地说，市里几乎所有的头儿都到过“梦都”，惟独这位朱副市长，无缘得以见面。女老板莞尔一笑，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年第四季度本市人大、政府要换届，据闻，几位副市长为角逐市长一职正暗中较劲哩，朱副市长怕也忙得很吧，怎么有空来凑热闹呢？

田蒙应道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其实，他也是北方大学毕业的，只是比我晚三届……

话未说完，女老板“格格格”地笑出了声，稍作沉吟后说，晚三届终非一届，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几年朱副市长政绩卓著，朝野上下都说他是市长的主要人选，你是否看出这个苗头，拍他的马屁，想在他扶正后，各人都捞点外快？

田蒙扶了下眼镜凝望着女老板说，你猜得没错，重要的是朱副市长能扶正，倘能如愿，你瞿总自然也能受惠，可这事也不易，要想成功，虽不能像国外那样组织个竞选班子，但的确需要有人助其策划，暗中操作。

女老板问道，这是不是朱副市长的意思？

不不不，田蒙赶紧声明，这仅是我们一些老同学的想法，压根儿就没让朱副市长知道。

对，女老板柳眉一耸，爽快地说，这想法好，田总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说吧，让我做什么？

田蒙心头一热，从对面移坐到女老板身边，抄起女老板的手握着说，园园，说句掏心掏肺的话，我已五十出头，并不满足于

这证券公司老总的位置，中国式的证券公司不好搞，别看我在外面名声很响，没准哪一天出了纰漏，说破产就破产，因此，我一直想重返政界，凭我的资格能力，弄个市长助理或经委主任、局长什么的当当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可是，我没强有力的后台，倘若再在证券公司耗上两三年，机会就永远失去了，所以我十分看重市里这次换届选举，竭尽全力帮他朱晓阳一把。而你上层关系不少，看看走谁的路子有效？这方面你比我要灵光得多，辛苦一下吧！

行。女老板说，只是我老爸的老部下基本也都离退了，但老部下的老部下还有在关键岗位上的，尽管中间隔着一层要绕弯子，但咱俩谁跟谁，命运共同体嘛，你说了我能不去做？说着作嘤气地倚在田蒙胸前。突然，传来敲门声，女老板连忙闪开，叫道，进来。原来是餐饮部经理来汇报晚宴的准备情况，海鲜类并不稀罕，无非是三文鱼、基围虾、墨鱼仔、龙虾球等，生猛类倒特别，有锅仔荔浦芋头袋鼠肉、淮杞山药炖果子狸、烹酱鹿肉丝、红烧穿山甲。

田蒙听了一惊，说，这些都属国家保护物种之列，不行吧？

女老板一挥手说，没事，谁管？管的人还来吃过哩！只是我不道出真情罢了，换个说法嘛，袋鼠肉变狗肉，果子狸说成兔，鹿则是鹿，穿山甲改叫驴肉，怎么样？田总，这你就没顾忌了吧，说着，她下巴抬了一下，吩咐餐饮部经理一切照办。

田蒙着实感动，声音发颤地对女老板说，谢谢。

小事一桩，谢啥？女老板说，往后咱俩合作的日子长着哩！谁谢谁啊？说完又领田蒙去“维也纳”，见几名靓女已把包间布置一新，女老板亲自调试了音响和灯光，感到已是万无一失，这才款款离去。

这时，已是黄昏，田蒙下楼来到大堂，拣了个座位，点着烟，悠悠地吐着烟圈，想像着宴会的热烈和成功，醺然微醉的感

觉似乎提前袭上心头。蓦地，郑清泰捷足先登，后面还跟着两个搞摄像的。田蒙笑着迎了上去，拍着郑清泰的肩膀说，老兄，还是你想得周到，造舆论就得靠电视，专题叫啥名字？

郑清泰应道，还谈不上什么专题，我是积累资料。

田蒙又拍了拍郑清泰的肩膀说，对，对，这很重要。接着，他向郑清泰介绍起宴会的准备情况。正说着，关富贵急吼吼地赶来，慌乱地说，田蒙，快快，朱副市长来了，你怎么不在门口迎接呢？

咳，还说我哩，既然知道他来了，你就应当陪他进来，田蒙说。

他，他骑自行车，我是在小车上看到的，关富贵说，这会儿怕要到门口了。

郑清泰一听拉着两名部下奔到“凯旋门”一侧，部下接上光源，调好镜头，目不暇接地等待着，而田蒙则大声喊道，清泰，你们过来，务必要抢拍下朱市长骑自行车的镜头，勤政廉政，这太说明问题，太重要了……

可是，“梦都”外面没有插座，电源接不上，郑清泰懊悔不及，说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携上一台家用摄像机呢？田蒙见清泰如此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一声浩叹。

这时，朱晓阳推着自行车跟职教中心的王翔边聊边走了过来，田蒙、郑清泰春风满面地迎了上去，谈笑着走向凯旋门，蓦地，聚光灯打了过去，朱晓阳感到愕然，停下脚步睥了郑清泰一眼，问道，郑台长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

郑清泰脸皮赧然，尴尬地笑了笑说，报道市领导的活动是电视台的职责，你能来视察民营企业，这就是新闻。

我只是个普通干部，别提什么视察不视察，听这字眼我心里别扭，朱晓阳说，何况，我的本意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，没有参观民营企业的安排。郑台长，请你把摄制人员撤了，否则我走。

行、行，郑清泰陪着笑脸，旋又朝一位部下吼道，还不把机子关了?!说着，又将部下拉到一边悄声说，真把我搞懵了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领导……

话没说完，扛摄像机的顶了一句，郑台长，这回你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。

郑清泰怔了怔说，好了好了别出我蹚脚了，你们辛苦了一趟，等我回去，给你们红包还不行吗？两位部下不再说什么，喊了一辆的士，驶离了“梦都”。这样，朱晓阳才移动脚步，撇开电梯，上了二楼。田蒙、郑清泰自是寸步不离。

他们走后不久，孟斐和裘慧竟在“凯旋门”下邂逅，双方都感到几分惊诧，多少年同住一座城市却很少见面，尤其是儿女谈崩之后，说不清的恩恩怨怨阻隔着两人，而今天，未通任何信息，各走各的，居然走到一块。是纯属巧合，还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安排？两人都这么想，而时间却又不允许再想下去，更奇怪的是两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都是：你也来了……倏又避开对方的目光，孟斐愣了一下，接着问道，你一向都好吧？裘慧说还行，嘴角却闪过一丝常人不易察觉的笑。孟斐分明感到这笑里包藏着沉甸甸的苦涩，不等他继续琢磨，裘慧说，你呢？

挺好，孟斐脱口而出，语调干脆。说完，却又后悔起来，他说的虽是实情，但又怕因此而刺激裘慧，他也斜着这位昔日女友，未料到裘慧忍俊不禁地说，挺好就好。话恹恹的，孟斐分明看到她那至今仍然美丽的大眼睛里有泪花闪烁。他像是有许多话要说，但这种场合再多说一句似乎都是不明智的，于是伸出手去谦让道，走吧！

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大堂，在楼梯口跟下楼迎客的田蒙相遇。这般蹊跷？田蒙心想，这两人联袂而至，莫非暗中相约并已有过交谈？可是，此刻，他不能深究，这太敏感也太冒险了，何况，男女感情纠葛比起今晚他策划的活动来，毕竟是次要的事。这一